

B.4

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质量 评价与分析报告*

徐璋勇 师荣蓉**

摘要： 本文通过构建包括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金融功能、金融稳健性五个维度的金融业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2006~2016年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与分析，发现在此期间，西部地区金融业发展质量总体上稳步提升，但这种提升更多依赖于金融业发展规模的扩张及金融效率的改进，而在金融功能、金融结构及金融稳健性等方面依然存在诸多不足；西部各省区金融发展质量无论在总体上还是各个维度上都存在着明显差异，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制约金融发展质量提升的短板因素。基于此，报告提出了提升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质量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西部地区 金融发展 质量评价

一 问题提出

自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

*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背景下西部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研究”(16JJD790048)资助。感谢刘潭、王梦、张春鹏、武宵旭、朱睿、刘坤、孙倩、葛鹏飞、王小腾等为本报告撰写收集数据资料付出的辛苦工作。

** 徐璋勇，陕西周至人，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师荣蓉，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数学学院讲师，金融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金融改革与发展、数量经济学。



变及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就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任务。在这种背景下，金融作为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枢纽和核心，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实现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就成为现代金融发展的主题。

西部地区是我国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近年来区域内金融业获得了快速发展。据统计，从2006年到2016年，西部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规模由2006年的6.09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37.94万亿元，增加了5.23倍，年均增长20.01%；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由2006年的5.3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28.5万亿元，净增加了4.38倍，年均增长18.3%；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由2006年的3.8万亿元增加到了2016年的22.0万亿元，净增加了4.79倍，年均增长19.2%；金融业从业人员由2006年的47.5万人增加到2016年的92.7万人，净增加了45.2万人；保费收入由2006年的918.9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5807.6亿元，净增加了5.32倍，年均增长18.2%；社会融资规模由2006年的5627.7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30962.7亿元，增加了4.5倍，年均增长16.2%。其中股票融资额由2006年的118.3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2021.97亿元，增加了16.09倍。无论从哪个指标看，西部地区金融业增长速度均远超过同期GDP年均增长率。这表明自2006年到2016年的11年间，西部地区金融业取得了数量上的快速增长。这种快速的金融总量增长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以及金融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密切相关。但当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之后，作为现代市场经济核心的金融业，也必然要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的发展，这不仅是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要求，也是实现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对西部地区2006~2016年金融发展质量进行评价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西部地区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对策，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 理论回顾与研究综述

（一）金融发展理论的简要回顾与研究综述

自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以雷蒙德·W. 戈德史密斯、格利和E. S. 肖、罗纳德·麦金农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将其研究聚焦于发展中国



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并先后出版了一系列论著，从而创立了金融发展理论。此后，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为研究主题的金融发展理论获得了不断地发展。

金融发展理论从其诞生起，始终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一是研究金融体系（包括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二是研究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政策组合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三是如何合理利用金融资源以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并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围绕这三个命题，先后形成了以雷蒙德·W. 戈德史密斯为代表的“金融结构论”，以罗纳德·麦金农、格利和 E. S. 肖等为代表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以 Hellman、Murdock 和 Stiglitz（1997）为代表的“金融约束论”，以罗伯特·默顿和滋维·博迪（1993）为代表的“金融功能论”，以周小川（1994）为代表的“金融生态论”和以白钦先（2001）为代表的“金融可持续发展论”。这些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金融发展的内涵及发展水平度量、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机制、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条件等。

与金融发展理论的演化进程相伴随，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成为金融领域持久的热点。这些研究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对金融发展理论的验证性研究。对金融发展理论的验证研究，其核心在于通过选取样本（包括国家、产业、企业等层面数据）、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理论进行计量检验。

20 世纪 80 年代的计量检验，主要是对金融抑制理论、金融深化理论研究结论的佐证，其中大多数实证研究结论都肯定了“金融抑制论”“金融深化论”的科学性。比如 Lanyi 和 Saracoglu（1983）通过对 21 个发展中国家 1971~1980 年实际利率与金融资产增长率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关系进行的计量验证研究；Fry（1980）对 61 个发展中国家在 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中期实际存款利率水平与经济增长率关系的研究等。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不仅验证了金融发展确实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而且明确区分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理，以及决定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的制度因素。在研究的具体对象上，分别从三个层面进行：一是从宏观层面，以国家（包括发



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如 King 和 Levine (1993) 从金融功能角度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Levine 和 Zervos (1998) 对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Rousseau 和 Wachtte (1998) 金融中介体对实际经济活动作用的研究、Rousseau 和 Wachtte (2004) 对银行及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等。二是从中观层面,即产业层面进行的研究,重点分析一国金融发展水平与产业成长之间的关系,并由此解释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如 Rajan 和 Zingales (1998) 对金融发展与产业规模及产业集中度关系的研究、Neusser 和 Kugler (1998) 对经合组织中 13 个国家制造业与金融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Fisman 和 Love (2003) 对金融市场发展对产业成长性关系的研究等。三是从微观层面,即企业层面进行的研究,重点通过企业数据的分析,研究国家法制体系、商业环境等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及由此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2) 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国内关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逐步热了起来,但主要是对现代金融发展理论在中国的验证性研究,研究的主题非常广泛。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角度:

一是以国家为对象,从国家层面研究金融发展水平、金融结构等对宏观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迁、收入分配、农村经济增长、企业改革等的影响。如谢平(1992)、易纲(1996)、赵志君(2000)等对中国金融资产结构进行了定性与定量分析;江其务(1998)、樊纲等(2000)对金融发展与企业改革问题的研究;林毅夫(2003)对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谈儒勇(1999)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研究;张杰(1995,1998)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中国金融结构与金融成长问题的研究;冉光和(2004)对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等。二是以经济区域为对象,研究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区域间金融发展水平差异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之间的关系,并从金融发展角度对其进行解释。如唐旭(1995)和贝多广(1995)对中国区域间的资金配置和流动性的研究;张军洲(1995)和殷德生、肖顺喜(2000)对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状况和发展战略的研究;周立(2004)基于对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张婷



(2015)从金融规模、金融效率、金融结构三方面对陕西省金融业发展效率的实证研究；唐松（2014）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东、中、西部地区金融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等。三是从金融市场、金融行业角度对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如对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对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对保险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等。四是对金融业资源配置效率问题的研究。如张俊平、许鸣雷、张欢（2014）以定西市为研究对象，对其金融发展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行的实证检验；胡冰（2014）对青海省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行的研究；杨希、罗建朝（2014）运用超效率DEA和Tobit模型对西部农村资金配置效率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的研究；王睿、黄森（2010）对西部农村资金投入的综合效率进行的研究；徐建军（2011）对中国各省域农村资金配置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的研究等。

（3）关于金融发展质量问题的研究。随着我国经济增速逐渐由高速向中高速转变，经济更加注重有质量的增长以来，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业，其发展质量问题也自然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之中。目前关于金融业发展质量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关于金融发展质量的内涵界定。目前对于金融发展质量给出明确界定的文献非常零散，代表性的有：任保平等（2015）将金融业增长质量界定为“金融业规模的扩张、结构的优化、效率的提升、稳定性的增强和风险性的降低”^①；扶明高（2018）将金融发展质量分为整体金融业的发展质量与单个金融企业的发展质量，其中将整体金融业发展质量界定为“九性”，单个金融企业发展质量体现为“十性”^②。二是关于金融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及测度。如任保平等（2015）构建了包含金融业规模、金融业结构、金融业效率、金融业稳定性、金融业风险性五个方面共计15项的指标体系，利用2003~2012年数据对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金融发展质量的测度分析^③；孙志红、李娟（2017）从金融业规模、银行业指标、证券业指标、保险业指标、金融对经济的促进等五个维度提出了包含13项指标的

① 任保平等：《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发展报告》（2015），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第219页。

② 扶明高：《提高金融发展质量，支持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新华日报》2018年1月24日。

③ 任保平等：《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发展报告》（2015），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第220页。



金融发展质量指标体系，并用灰色聚类分析法对我国不同区域金融发展质量进行了测度^①；另外，部分学者也提出了提升中国金融发展质量的政策建议，如孙志红等（2017）、唐丽华（2017）、任保平等（2017）、扶明高（2018）等。

（二）现有研究的简要评论

金融发展理论从以雷蒙德·W. 戈德史密斯为代表的“金融结构论”，以罗纳德·麦金农、格利和 E. S. 肖等为代表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以 Hellman、Murdock 和 Stiglitz 为代表的“金融约束论”，以罗伯特·默顿和滋维·博迪为代表的“金融功能论”到以中国学者周小川为代表的“金融生态论”和以白钦先为代表的“金融可持续发展论”，均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金融发展的内涵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客观地说，直至“金融功能论”，其研究的侧重点在于解释金融业的自身发展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单向关系，对于经济发展对金融发展的反向关系阐释不多，更没有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交互关系中阐释发展问题。“金融生态论”的提出，实现了对金融发展问题研究视角的转化，即将对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从金融业内部转向了从金融业外部，重点研究影响金融发展的环境因素，为实现金融业的稳健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更是将金融发展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它以金融是一国最基本的稀缺性战略资源为基础，探讨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从而将金融发展从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扩展到了所有国家，阐释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世界性问题，指出金融发展的核心在于金融效率，而金融效率是质与量的统一，金融效率高下的评价标准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适应与协调程度。这为新时代下确定金融发展的基本思想与发展原则、目标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实证研究方面，文献资料十分丰富，研究范围涉及从宏观到微观、从国家层面到区域层面、从金融业整体到具体各行业，研究内容涉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科技创新、收入分配、新型城镇化、贫困减缓等多个方面，研究成果对推进金融改革，实现金融

^① 孙志红、李娟：《经济新常态下我国金融发展质量的测度与分析》，《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7年第12期。



稳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改善环境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关于金融发展质量问题的研究，还处在概念提出阶段，研究文献极少，不管是关于金融发展质量的内涵界定还是金融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都还比较零散，缺乏共识。特别是在金融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上，对金融业实体经济的支持程度的衡量均还比较欠缺。因此，通过构建完善的金融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对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质量进行科学评价，无论对于金融发展理论的完善还是对推动有质量的金融发展实践，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三 金融发展质量的内涵界定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金融发展质量的内涵界定

金融业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它作为一个产业，必须符合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金融业又是一个特殊产业，发展的脆弱性与高风险性是其内生的行业特征；发展不当对经济产生的巨大破坏性，使其发展过程中始终要以风险管控为基本前提。因此，依据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特别是“金融功能论”与“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我们将金融发展质量提升界定为：金融规模扩大、金融结构优化、金融效率提升、金融稳健性增强以及金融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其中，金融规模扩大与金融结构优化是保证金融发展质量的前提基础，金融效率提升与金融稳健性增强是金融发展质量的关键，金融功能的充分发挥是金融发展质量的综合体现。

（二）金融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依据上述对金融发展质量的内涵界定，对金融发展质量进行评价可以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金融功能及金融稳健性五个维度进行。

1. 金融规模

金融规模可以划分为绝对规模与相对规模，其中绝对规模指金融发展相关指标的绝对数量，可以用金融资产量、金融机构数、金融业从业人员数、社会融资规模等来反映；相对规模指主要金融指标数量占社会经济总量的比值，反映经济的金融化程度，常用指标为 $M2/GDP$ 、 FIR （金融相关率）等。考虑到



西部地区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金融业发展的规模数量还远远不足，因此，我们用绝对规模作为金融规模的衡量指标。具体来讲，选用四个指标。一是社会融资规模。社会融资规模是一定时期内（每月、每季或每年）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额，其中的金融体系从机构看，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从市场看，包括信贷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保险市场以及中间业务市场等。社会融资规模是全面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以及金融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总量指标的。二是银行贷款余额，反映银行业的发展规模。三是股票市值，反映证券业发展规模。四是保费收入，反映保险业发展规模。

2. 金融结构

金融结构指金融业各部分所占比例及其相互关系，用以反映金融业内部各行业发展的协调程度。金融结构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划分，从而有不同的衡量指标，如金融资产结构、金融行业结构、金融主体结构、融资结构等。考虑到金融业的核心功能在于通过不同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满足经济主体之间的融资需求，为此我们用以下两项指标反映金融结构：一是直接融资额占社会融资额的比例，用以反映融资结构；二是非银行金融资产总额占金融资产总额的比例，用以反映金融行业结构。

3. 金融效率

金融效率反映金融资源利用与配置的状况。学术界关于金融效率的衡量指标也非常多，根据金融业的功能定位，我们将金融业效率分为金融业总体效率以及金融各行业效率。其中金融行业效率又分为银行业效率、证券业效率和保险业效率。

(1) 金融业总体效率。用3个指标衡量：一是银行信贷资金边际产出率；二是金融业劳动生产率；三是储蓄投资转化率。

(2) 银行业效率。用两个指标衡量：一是居民储蓄率，反映银行的资金动员能力；二是贷存率，反映银行的资金转化能力。

(3) 证券市场效率。用2个指标衡量：一是居民股市参与率，反映资本市场对居民的吸引力；二是证券化率，反映经济发展的证券化程度。

(4) 保险业效率。用保险赔付率衡量。

4. 金融功能

根据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金融功能就是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

这种支持作用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基础性功能；二是资源配置功能；三是扩展功能。在此，我们将从这三个方面对金融功能的发挥程度进行衡量。

(1) 金融的基础性功能。金融的基础性功能是金融与生俱来的功能，这就是完成支付和完成借贷^①，分别称之为“金融服务功能”和“金融中介功能”。在此，我们用以下3项指标来衡量：一是金融服务覆盖率，即每万人拥有的金融机构网点数；二是金融服务使用率，即人均从银行获得贷款额与人均GDP的比值；三是保险密度，即当年保险收入/当年人口数。

(2) 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是金融业通过金融活动实现金融资源在行业、部门、地域之间的优化配置。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是金融的根本性功能，也是金融业发展的核心。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用以下两项指标来衡量：一是债务投资率，即贷款与债券筹资额之和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例，用以反映通过债权工具配置金融资源的能力；二是非国有单位社会固定资本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例，用以反映投资的来源结构。

(3) 金融的扩展功能。金融的扩展功能是金融的衍生功能，即金融通过基础性功能及资源配置功能的实现，对经济社会及环境的全面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这些作用体现在促进经济总量增长与居民福利改善、产业发展与结构升级、科技创新、环境改善及有效减缓贫困等多个方面。

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与居民福利改善的衡量。我们用两个指标来反映：一是GDP增长率与金融业增加值增长率的比值，可称之为“经济增长的金融弹性”，反映金融业增长对GDP增长的推动率；二是居民收入增长率与金融业增加值增长率的比值，可称之为“居民收入增长的金融弹性”，反映金融业增长对居民收入与福利改善的贡献率。

金融发展促进产业发展及结构优化升级的衡量。我们用两个指标来反映：一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额与金融业增加值的比值，反映金融业发展对产业主体成长的促进作用；二是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与金融业增加值的比例，反映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推动作用。

^① 禹钟华：《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第79页。



金融发展对科技创新支持作用的衡量。我们采用两个指标来反映：一是 R&D 费用支出与金融业增加值的比例，反映金融发展对科技研发投入增加的影响作用；二是高新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与金融业增加值的比例，反映金融发展对科技产出的影响作用。

金融发展对环境改善的衡量。改善环境、实现绿色发展是我国未来相当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金融业的发展也应在此方面有所担当。对此，我们采用单位 GDP 能耗降低率与金融业增加值增长率的比例来衡量。

金融发展对于缓解贫困的衡量。扶贫脱贫是全社会各级政府、各行业及各部门的共同责任，虽然致贫的根源有多种，但人均收入低、生活困苦、资本短缺是贫困人口及贫困地区的共同特征。金融业的基本功能就在于通过融资，突破资本短缺瓶颈，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助力脱贫也是金融业的职责所在。在此，我们采用两个指标对金融发展缓解贫困的作用予以衡量：一是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二是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①。

5. 金融稳健性

金融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保持良好的稳健性不仅是其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其功能得以充分发挥的首要前提。因此，良好的稳健性是金融发展质量的重要内容。由于金融业包括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信托业等，而各行业又都具有自身特点，因此，对金融业稳健性的衡量理应将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信托业等全部纳入其中。但由于目前缺乏省域层面的信托发展数据，导致省域层面的信托稳健性难以客观评价；另外，我国资本市场具有全国统一性，如果资本市场出现风险，往往是全国性而非地区性的，因此从省域层面衡量证券业稳健性缺乏合理性。考虑到我国近年来地方债务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对金融稳定性冲击的危害性，我们将地方政府债务情况纳入区域金融稳健性的考核之中。为此，对金融稳健性的衡量采用以下两项指标：一是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反映银行业稳健性；二是地方政府负债率，用地方政府财政赤字/GDP表示。

以上关于金融发展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见表 1。

^① 由于各省份贫困人口不是每年公布，导致贫困发生率数据不全。此处只能用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替代。



表 1 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维度	分项指标	计算方法	属性
金融规模	银行贷款余额		正
	保费收入		正
	股票市值	上市公司年末收盘价计算的市值	正
	债券筹资额		正
	社会融资规模	金融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的总量指标	正
金融结构	融资结构	直接融资额/社会融资规模	正
	金融行业结构	非银行金融资产总额/金融资产总额	正
金融效率	银行信贷资金边际产出率	GDP 增量/银行信贷增量	正
	金融业劳动效率	金融业增加值/金融业从业人员数	正
	投资转化率	资本形成额/社会融资总额	正
	储蓄率	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正
	贷存率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正
	居民股市参与率	股民人数/总人数	正
	证券化率	股市市值/GDP	正
	保险赔付率	保险赔付额/保费收入	正
金融功能	金融服务覆盖率	每万人拥有的金融机构网点数	正
	金融服务使用率	人均从银行获得贷款/人均 GDP	正
	保费密度	当年保险收入/当年人口数	正
	债务投资率	贷款与债券筹资额之和/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正
	非国有单位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	非国有单位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正
	金融经济增长弹性	GDP 增长率/金融业增加值增长率	正
	金融居民收入增长弹性	居民收入增长率/金融业增加值增长率	正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长的金融支持率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额/金融业增加值	正
	第二、三产业金融支持率	第二、三产业份额增加值/金融业增加值	正
	研发费用金融支持率	R&D 费用支出/金融业增加值	正
	高新技术产业金融支持率	高新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金融业增加值	正
	单位 GDP 能耗金融支持率	单位 GDP 能耗降低率/金融业增加值增长率	正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城镇居民食品支出总额/消费支出总额	负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农村居民食品支出总额/消费支出总额	负	
金融稳健性	不良贷款率	不良贷款余额/贷款余额	负
	地方政府负债率	政府财政赤字/GDP	负



四 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质量的测度方法与 各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一) 评价方法

为了克服多指标变量间信息的重叠和人为确定权重的主观性,本文运用熵值法对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质量进行综合评价。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它是根据各项指标值的变异程度来确定指标权数,避免了人为因素带来的偏差。熵值法能够深刻地反映出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它给出的指标权重值相比层次分析法和专家经验评估法有较高的可信度,适合对多元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其主要步骤如下。

第一步:数据标准化处理。由于系统中各指标的量纲、数量级及指标正负取向均有差异,所以在进行评价前需要对原始数据做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 $X'_{ij} = (X_{ij} - \min X_j) / (\max X_j - \min X_j)$

负向指标: $X'_{ij} = (\max X_j - X_{ij}) / (\max X_j - \min X_j)$

第二步:计算第*i*年份第*j*项指标值的比重: $Y_{ij} = X'_{ij} / \sum_{i=1}^m X'_{ij}$

第三步:计算指标信息熵: $e_j = -k \sum_{i=1}^m (Y_{ij} \times \ln Y_{ij})$

第四步:计算信息熵冗余度: $d_j = 1 - e_j$

第五步:计算指标权重: $W_i = d_j / \sum_{j=1}^n d_j$

第六步:计算单指标评价得分: $S_{ij} = W_i \times X'_{ij}$

以上公式中, X_{ij} 表示第*i*年份第*j*项评价指标的数值, $\min \{X_j\}$ 和 $\max \{X_j\}$ 分别为所有年份中第*j*项评价指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k = 1/\ln m$, 其中*m*为评价年数, *n*为指标数。

(二)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2006~2016年中国西部地区12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中国保险年



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等；根据表1的评价指标体系，各指标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表2 评价指标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指标名称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银行贷款余额	132	9417.4414	8157.6152	729.8300	43543
保费收入	132	237.8638	257.1840	9	1712.1
股票市值	132	2484.2895	2375.3529	106.2300	13787.1
债券筹资额	132	306.4212	399.1178	6	1674.3
社会融资规模	132	1893.0315	1561.8500	95.5000	7137
直接融资额/社会融资额	132	18.0563	13.6989	67.0500	0.9200
非银行金融资产总额/金融资产总额	132	26.9716	13.9508	96.2600	10.4300
GDP增量/银行信贷增量	132	0.7934	0.6644	5.3205	0.0169
金融业增加值/金融业从业人员数	132	63.6521	66.2637	391.3636	6.7187
资本形成额/社会融资总额	132	3.5662	2.1813	13.8325	1.1631
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2	1.6611	0.3241	2.6418	1.0314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132	0.7280	0.1701	1.0877	0.0079
股民人数/总人数	132	0.0625	0.0309	0.1834	0.0096
股市市值/GDP	132	0.4089	0.3611	2.4068	0.0686
保险赔付额/保费收入	132	0.3343	0.0776	0.6472	0.1934
金融服务覆盖率	132	1.7732	0.3982	2.6435	0.6703
金融服务使用率	132	1.1925	0.3688	2.6507	0.5539
保险密度	132	735.28	462.4645	2087	69.55
债务投资率	132	1.4810	0.3343	2.2664	0.6514
非国有单位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132	0.5889	0.1152	0.8349	0.2233
GDP增长率/金融业增加值增长率	132	0.8953	1.3792	14.6517	0.0307
居民收入增长率/金融业增加值增长率	132	0.8844	1.2639	13.1221	0.050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额/金融业增加值	132	31.1836	13.4834	68.6797	10.6019
第二、三产业份额增加量/金融业增加值增加量	132	20.7196	8.6457	55.8395	9.9973
R&D费用支出/金融业增加值	132	0.1659	0.1316	0.6053	0.0055
高新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金融业增加值	132	0.0219	0.0222	0.1071	0.0007



续表

指标名称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单位 GDP 能耗降低率/金融业增加值增长率	132	0.2226	0.3314	2.0921	-0.8753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132	36.9403	5.6871	51.2134	23.59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132	41.2431	8.0733	55.85	18.7686
不良贷款率	132	0.3776	1.9707	16.6	0.0035
地方政府负债率	132	1.9432	1.0292	5.7447	0.7190

五 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质量评价与分析

(一) 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质量的总体评价与分析

依据熵值法的计算步骤,对西部地区各省份 2006~2016 年共 31 项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得到金融发展质量综合评价结果(见表 3)。

表 3 2006~2016 年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质量综合评价结果

年份 地区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提高值
四川	0.0042	0.0052	0.0050	0.0057	0.0065	0.0067	0.0084	0.0086	0.0101	0.0116	0.0109	0.0066
重庆	0.0034	0.0036	0.0038	0.0082	0.0061	0.0068	0.0076	0.0085	0.0098	0.0124	0.0111	0.0078
贵州	0.0037	0.0050	0.0047	0.0057	0.0064	0.0063	0.0073	0.0069	0.0081	0.0097	0.0098	0.0061
云南	0.0036	0.0049	0.0046	0.0059	0.0067	0.0068	0.0072	0.0088	0.0110	0.0127	0.0124	0.0088
广西	0.0027	0.0038	0.0037	0.0043	0.0047	0.0052	0.0057	0.0063	0.0078	0.0093	0.0101	0.0074
陕西	0.0030	0.0043	0.0051	0.0052	0.0054	0.0055	0.0065	0.0069	0.0091	0.0097	0.0107	0.0077
甘肃	0.0063	0.0069	0.0069	0.0094	0.0085	0.0098	0.0108	0.0121	0.0153	0.0165	0.0185	0.0122
青海	0.0053	0.0078	0.0067	0.0073	0.0084	0.0081	0.0086	0.0080	0.0101	0.0119	0.0120	0.0068
宁夏	0.0034	0.0046	0.0046	0.0053	0.0053	0.0060	0.0061	0.0060	0.0071	0.0079	0.0082	0.0049
新疆	0.0045	0.0062	0.0058	0.0065	0.0072	0.0070	0.0078	0.0080	0.0091	0.0098	0.0110	0.0065
内蒙古	0.0060	0.0094	0.0086	0.0122	0.0137	0.0157	0.0167	0.0175	0.0244	0.0278	0.0282	0.0222
均值	0.0042	0.0056	0.0054	0.0069	0.0072	0.0076	0.0084	0.0089	0.0111	0.0127	0.0130	0.0088

注:因西藏部分数据不全,故此表中的西部地区未包含西藏。

图 1 是根据表 3 数据绘制的 2006~2016 年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质量评价五个维度分值的变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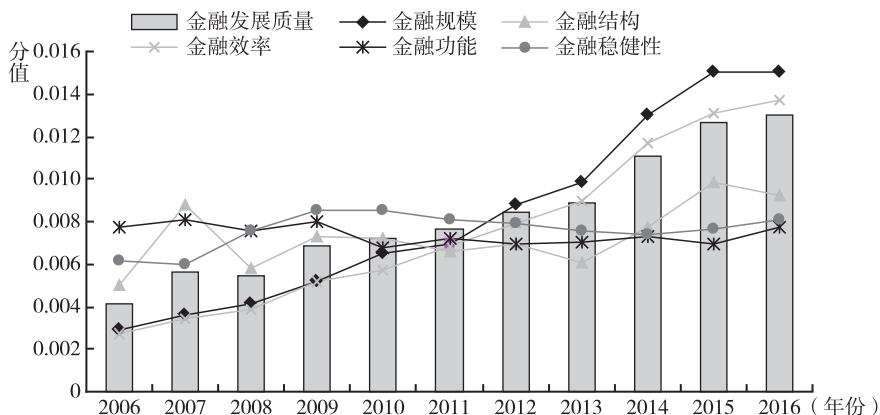


图1 2006~2016年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质量得分的变化趋势

从表3及图1可以看出,2006~2016年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其综合得分从2006年的0.0042提高到2016年的0.0130;虽然2008年因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而使发展质量有小幅下降(从0.0056下降到0.0054),但2009年又迅速上升至0.0069,直至2016年达到最高0.0130。这表明,在这11年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质量处在持续提升之中。

从金融发展质量评价的五个维度来看,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的提升是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质量持续提升的主要动力;但在金融稳健性、金融功能、金融结构三个方面的提升比较缓慢,对金融发展质量的提升形成掣肘。其中,2008年经济刺激政策出台后,西部地区同全国一样,信贷猛增带动了投资热潮,造成产能过剩问题,不仅导致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增加,而且地方政府负债率也急剧上升,对金融稳健性造成了冲击;金融结构得分波动较大,主要是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总体偏少,加上股市的大幅波动,使得除银行之外的金融业发展不足,金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比较突出;金融功能性得分变化不大,说明西部地区金融业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 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质量评价的省域比较分析

为了考察西部各省份金融发展质量的变化趋势,我们分别对2006年、



2011年和2016年金融发展质量的各省份排名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如表4所示。

表4 2006年、2011年、2016年西部地区各省份金融发展质量得分及排名情况

省 份	年 份	2006		2011		2016	
		金融质量得分	排名	金融质量得分	排名	金融质量得分	排名
四 川		0.0042	5	0.0067	7	0.0109	7
重 庆		0.0034	8	0.0068	6	0.0111	5
贵 州		0.0037	6	0.0063	8	0.0098	10
云 南		0.0036	7	0.0068	5	0.0124	3
广 西		0.0027	11	0.0052	11	0.0101	9
陕 西		0.0030	10	0.0055	10	0.0107	8
甘 肃		0.0063	1	0.0098	2	0.0185	2
青 海		0.0053	3	0.0081	3	0.0120	4
宁 夏		0.0034	9	0.0060	9	0.0082	11
新 疆		0.0045	4	0.0070	4	0.0110	6
内 蒙 古		0.0060	2	0.0157	1	0.0282	1

从表4可见,2006年金融发展质量综合得分排名位于前3位的分别是甘肃、内蒙古、青海,2011年金融发展质量得分排名位于前3位的分别是内蒙古、甘肃、青海,到2016年金融发展质量得分排名位于前3位的分别是内蒙古、甘肃、云南。这三个省份的金融发展规模与水平在西部地区并不居前,但其金融发展的综合质量却位居前列;而金融发展水平较高、规模较大的四川、重庆、陕西的金融发展质量并不居前。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我们对金融发展质量的评价是综合性的,除了考虑金融发展规模之外,更多地考虑了金融效率、金融结构及金融功能,即在考虑金融业本身的发展之外,更多地关注到了金融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功能定位。另外,金融业具有自我膨胀发展特征,金融业越发达,其与实体经济的分离程度越大。因此,发展规模占优的省份,其金融发展质量并不一定最好。

从动态变化上来看,2006~2016年间金融发展质量排名上升的省份有重庆、云南、广西、陕西、内蒙古,其中云南上升位次最大;金融发展质量排名下降的省份有四川、贵州、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其中贵州下降位次最大。这种动态变化表明:区域经济发展实力是区域金融发展的基础与前提,金



融发展水平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金融发展水平是金融发展质量提升的基础，但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当金融发展规模较大的省份能够科学认识金融的地位及强化其对经济社会的支持作用时，其金融发展质量的提升无疑具有很大潜力。重庆和陕西金融发展质量位次提升的原因就在于此。

（三）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质量的分维度评价与分析

为了找出各省份金融发展中的不足，我们需要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金融功能、金融稳健性五个维度分别对各省份的金融发展质量进行评价，为实现金融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依据。

1. 西部各省份金融发展质量规模维度的评价分析

表5是2006年、2011年和2016年西部各省份金融发展质量规模维度的评价得分及排名情况。

表5 2006年、2011年和2016年西部地区各省份金融发展质量规模得分及排名情况

省 份	年 份	2006		2011		2016	
		金融规模得分	排名	金融规模得分	排名	金融规模得分	排名
四 川		0.0059	1	0.0154	1	0.0305	1
重 庆		0.0031	4	0.0083	3	0.0202	3
贵 州		0.0024	9	0.0045	9	0.0139	7
云 南		0.0034	2	0.0073	4	0.0171	4
广 西		0.0027	6	0.0068	6	0.0156	5
陕 西		0.0032	3	0.0093	2	0.0250	2
甘 肃		0.0025	8	0.0058	8	0.0090	9
青 海		0.0016	11	0.0026	11	0.0022	11
宁 夏		0.0017	10	0.0027	10	0.0040	10
新 疆		0.0026	7	0.0066	7	0.0147	6
内 蒙 古		0.0030	5	0.0069	5	0.0128	8

从表5可见，2006年金融发展质量规模得分排名位于前3的分别是四川、云南、陕西，2011年金融发展质量规模得分排名位于前3的分别是四川、陕西、重庆，2016年与2011年排名情况一样。可以看出，四川、重庆和陕西在西部地区的金融规模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分省域来看，四川排名第一始终保持



不变, 青海、宁夏的规模一直位于末尾保持不变。金融发展质量规模得分排名上升的省份有重庆、贵州、广西、陕西、新疆, 其中贵州上升位次最大, 金融发展质量规模得分排名下降的省份有云南、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 其中内蒙古下降位次最大。这说明, 2006~2016年, 重庆、贵州、广西、陕西、新疆五省区的金融发展在规模上增加较快, 而云南、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在此期间, 金融发展在数量规模上与其他地区相比较为缓慢, 存在滞后现象。

2. 西部各省(区、市)金融发展质量结构维度的评价分析

表6是2006年、2011年和2016年西部各省(区、市)金融发展质量结构维度的评价得分及排名情况。

表6 2006年、2011年和2016年西部地区各省(区、市)金融发展质量结构得分及排名情况

省 份	年 份	2006		2011		2016	
		金融结构得分	排名	金融结构得分	排名	金融结构得分	排名
四 川		0.0063	3	0.0069	4	0.0070	9
重 庆		0.0039	8	0.0054	11	0.0105	4
贵 州		0.0055	6	0.0066	5	0.0075	8
云 南		0.0046	7	0.0059	8	0.0128	3
广 西		0.0035	10	0.0055	10	0.0097	5
陕 西		0.0039	9	0.0061	7	0.0131	2
甘 肃		0.0067	1	0.0073	3	0.0059	10
青 海		0.0062	4	0.0091	1	0.0030	11
宁 夏		0.0030	11	0.0056	9	0.0080	7
新 疆		0.0064	2	0.0081	2	0.0148	1
内 蒙 古		0.0055	5	0.0062	6	0.0090	6

从表6可见, 2006年金融发展质量结构维度得分排名位于前3的分别是甘肃、新疆、四川, 2011年金融发展质量结构得分排名位于前3的分别是青海、新疆、甘肃, 2016年金融发展质量结构得分排名位于前3的分别是新疆、陕西、云南。从动态来看, 金融发展质量结构维度得分排名上升的省份有重庆、云南、广西、陕西、宁夏、新疆, 其中陕西上升位次最大, 表明这6个省份的金融结构优化程度在提升; 金融发展质量结构维度得分排名下降的省份有四川、贵州、甘肃、青海、内蒙古, 其中甘肃下降位次最大。表明这5个省份



的金融业在发展结构优化方面进展缓慢。根据我们采用的金融结构衡量指标，四川、贵州、甘肃、青海、内蒙古金融发展质量结构得分位次的下降，说明这 5 个省份在直接融资以及非银行金融业务发展方面比其他 6 个省份相对较慢。

3. 西部各省（区、市）金融发展质量效率维度的评价分析

表 7 是 2006 年、2011 年和 2016 年西部各省（区、市）金融发展质量效率维度的得分及排名情况。

表 7 2006 年、2011 年和 2016 年西部地区各省（区、市）金融发展质量效率得分及排名情况

省 份	2006		2011		2016	
	金融效率得分	排名	金融效率得分	排名	金融效率得分	排名
四 川	0.0025	4	0.0046	7	0.0086	8
重 庆	0.0022	8	0.0068	3	0.0106	5
贵 州	0.0023	5	0.0054	5	0.0098	6
云 南	0.0027	3	0.0066	4	0.0116	4
广 西	0.0018	10	0.0039	11	0.0067	11
陕 西	0.0017	11	0.0039	10	0.0089	7
甘 肃	0.0047	2	0.0095	2	0.0246	2
青 海	0.0022	7	0.0039	9	0.0135	3
宁 夏	0.0021	9	0.0049	6	0.0073	10
新 疆	0.0023	6	0.0045	8	0.0077	9
内 蒙 古	0.0056	1	0.0213	1	0.0416	1

从表 7 可见，2006 ~ 2016 年间，西部地区各省（区、市）金融效率均在稳步提升。从各年的位次来看，2006 年金融发展质量效率维度得分排名位于前 3 的分别是内蒙古、甘肃、云南，2011 年金融发展质量效率得分排名位于前 3 的分别是内蒙古、甘肃、重庆，2016 年金融发展质量效率得分排名位于前 3 的分别是内蒙古、甘肃、青海。从动态来看，金融发展质量效率得分排名上升的省份有重庆、陕西、青海，其中重庆从 2006 年的第 8 位上升到 2016 年的第 5 位；陕西从 2006 年的第 11 位提升至 2016 年的第 7 位。金融发展质量效率得分排名下降的省份有四川、云南、广西、宁夏、新疆，其中四川下降位次最大，从 2006 年的第 4 位下降到 2016 年的第 8 位。值得注意的是，内蒙古的金融效率始终居西部地区第 1 位，而甘肃省的金融效率始终排在西部地区第 2



位。此种结果的出现，是因为我们设计的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主要是从金融业自身的发展运作来考虑的，因此各省（区、市）金融发展质量效率维度得分及排名位次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省份金融业自身及内部运行的效率状况。

4. 西部各省（区、市）金融发展质量功能维度的评价分析

表 8 是 2006 年、2011 年和 2016 年西部各省（区、市）金融发展质量功能维度的得分及排名情况。

表 8 2006 年、2011 年和 2016 年西部地区各省（区、市）金融发展质量功能得分及排名情况

省 份	2006		2011		2016	
	金融功能性得分	排名	金融功能性得分	排名	金融功能性得分	排名
四川	0.0067	8	0.0065	8	0.0110	2
重庆	0.0098	3	0.0075	5	0.0049	9
贵州	0.0039	10	0.0041	9	0.0057	8
云南	0.0037	11	0.0034	11	0.0038	11
广西	0.0054	9	0.0038	10	0.0049	10
陕西	0.0073	7	0.0073	7	0.0081	6
甘肃	0.0094	4	0.0075	6	0.0105	3
青海	0.0094	5	0.0077	4	0.0095	4
宁夏	0.0078	6	0.0077	3	0.0090	5
新疆	0.0100	2	0.0105	2	0.0059	7
内蒙古	0.0112	1	0.0129	1	0.0112	1

从表 8 可以看出，2006~2016 年，西部地区金融功能得分呈现出显著提升的省份有四川，同时功能性得分下降的有重庆、广西、新疆。从各省份金融功能得分的排名情况来看，2006 年金融发展质量功能性得分排名位于前 3 的分别是内蒙古、新疆、重庆，2011 年金融发展质量功能性得分排名位于前 3 的分别是内蒙古、新疆、宁夏，2016 年金融发展质量功能性得分排名位于前 3 的分别是内蒙古、四川、甘肃。从得分及排名的动态变化来看，内蒙古金融发展质量功能性得分一直居于首位，而云南的金融发展质量功能性得分一直位于末尾，金融发展质量功能性得分排名上升的省份有四川、贵州、甘肃、陕西、青海、宁夏，其中四川上升位次最大；金融发展质量功能性得分排名下降的省份有重庆、广西、新疆，其中重庆下降位次最大。由于金融功



能评价指标是对金融业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程度的衡量，因此，各省（区、市）金融功能性得分及位次的变化，体现了各省（区、市）金融业发展对实体经济支持程度的动态变化。得分增加的省（区、市）表明在金融业发展过程中，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强；而得分下降的省（区、市）则表明，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出现了弱化，金融脱实向虚的问题更加严重。

5. 西部各省（区、市）金融发展质量稳健性维度的评价分析

表9是2006年、2011年和2016年西部各省（区、市）金融发展质量稳健性维度的评价得分及排名情况。

表9 2006年、2011年和2016年西部地区各省（区、市）金融发展质量稳健性得分及排名情况

省 份	年 份	2006		2011		2016	
		金融稳健性得分	排名	金融稳健性得分	排名	金融稳健性得分	排名
四 川		0.0047	9	0.0061	8	0.0062	9
重 庆		0.0043	11	0.0047	11	0.0048	11
贵 州		0.0062	4	0.0078	5	0.0072	6
云 南		0.0055	6	0.0071	7	0.0071	7
广 西		0.0047	8	0.0072	6	0.0075	5
陕 西		0.0046	10	0.0053	10	0.0063	8
甘 肃		0.0084	2	0.0106	2	0.0106	2
青 海		0.0111	1	0.0168	1	0.0168	1
宁 夏		0.0072	3	0.0086	3	0.0085	3
新 疆		0.0061	5	0.0085	4	0.0085	4
内 蒙 古		0.0053	7	0.0060	9	0.0057	10

从表9可以看出，2006~2016年西部各省（区、市）金融发展质量稳健性均明显增强，表明金融业的抗风险能力在稳步提升。从各省（区、市）的得分及排名来看，2006~2016年金融发展质量稳健性得分排名位于第1的始终是青海，甘肃始终处于第2位，宁夏始终处于第3位，重庆始终处在最末位。从排名的变化来看，金融发展质量稳健性得分排名上升的省份有广西、陕西、新疆，其中广西上升位次最大；金融发展质量稳健性得分排名下降的省份有贵州、云南、内蒙古，其中内蒙古下降位次最大。重庆、四川、内蒙古的金



融发展质量稳健性排名较后，主要原因在于其为了实现经济高增长而依赖于较高的投资扩张，由此导致地方政府债务率较高。

六 提升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质量的政策建议

通过从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功能性和稳健性五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2006~2016年西部地区金融业发展质量的评价与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从总体上看，西部地区金融业发展质量在稳步提升，这表明伴随着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金融业也在实现着快速、稳健的发展。但同时我们也会发现，从发展质量的视角来看，西部地区金融业发展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质量虽然在稳步提升，但这种提升主要依赖于金融规模的扩张与金融效率提升来支撑，而金融结构、金融功能以及金融稳健性等方面依然存在不足，突出表现为金融结构波动较大、金融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金融稳健性较差。这表明，在2006~2016年西部地区金融业依然延续着外延扩张的发展模式，侧重于金融业规模的扩大，而以功能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发展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二是从金融发展质量的各个维度来看，西部地区各省（区、市）金融发展的数量面和质量面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金融发展规模较大、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区、市）（如重庆、四川、陕西等），金融发展的总体质量并不处在西部地区前列，其原因在于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功能没有显著凸显出来。三是在西部地区金融业发展质量的五个维度中，不同的省（区、市）存在着明显差异，表现为：四川、重庆、陕西的金融发展规模较大；新疆的金融结构优化程度较高；陕西的金融效率得分提高较快；内蒙古金融发展质量功能性发挥较好；青海、甘肃、宁夏的金融发展稳健性程度一直保持着较高水平。

基于此，要提升西部地区金融业发展质量，特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要科学认知与理解金融发展过程中数量扩张与质量提升的辩证关系，实现金融业数量发展与质量提升的统一。经济发展是金融业发展的前提基础，金融业规模的扩张又是保证金融业发展质量的必要条件。西部地区是我国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决定了西部地区金融业发展程度远落后于东、中部地区。因此，西部地区金融业发展规模的扩张仍将是西部地区未来



相当长时期内金融业发展的主基调。西部地区在谋求金融发展时、在强化金融规模扩张的时，必须重视金融发展质量的提升，实现金融发展数量与质量的有机统一。

第二，要加速优化金融结构，提高金融业发展效率。西部地区金融结构普遍存在不合理现象，突出表现在：一是金融的行业结构不合理，非银行机构金融业务发展较弱；二是社会融资结构不合理，直接融资比例低，社会融资更多依赖于银行信贷。为此，西部地区金融结构的优化，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在继续推动银行业发展的同时，加快信托、保险、租赁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实现宽口径下金融业内部各行业的协调发展；二是积极扩大直接融资比例，优化融资结构。具体措施包括：西部各省（区、市）政府要积极培育优质上市资源，扩大上市公司数量，从而从资本市场上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金融机构要积极发展票据融资、发行债券等直接融资业务，提升直接融资比重；证监会要加快落实资本市场扶贫的有关政策，对注册在贫困地区的公司的 IPO 融资实行绿色通道，通过资本市场的杠杆撬动效应，在加快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实现融资结构的优化。

第三，金融业要回归本源，强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金融业的本源在于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金融业的发展与创新，必须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为出发点及落脚点。从西部地区来讲，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产业升级与转型的支持。金融对产业的支持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支持的重点在于符合西部地区资源的特色优势产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要拒绝为落后产能提供金融支持，从而助力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与结构优化。二是助力西部地区的脱贫致富。西部地区是我国贫困面比较大、贫困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脱贫是西部地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首要任务。因此，强化对贫困地区、贫困农户的支持，是金融业的职责所在。但基于金融业不同机构的性质差异，金融支持脱贫时要严格界定各种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职责范围，切忌边界模糊。比如商业金融与政策金融、银行与证券保险在扶贫脱贫中的职责、支持方式均不相同，不可混淆。总的原则是，政策性金融应该侧重于帮助脱贫，商业金融应该侧重于实现致富，保险的职责在于防止返贫，并在此原则下设计金融产品与开展金融业务，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提高金融助力脱贫的效率。三是新型城镇



化建设支持。新型城镇化是西部地区实现经济稳步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但资金短缺是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约束。为此，金融业应该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通过产品设计、融资方式等进行不断创新，加大对新型城镇化的资金支持，以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快速推进。四是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支持。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民营经济发展不足，强化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力度，加大信贷投入，自然是西部地区金融业的重要职责。五是对家庭消费升级的支持。家庭消费升级不仅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而且也是金融业未来需要重点开发的服务领域，金融业加大对家庭消费升级的支持，不仅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而且也有利于金融业自身的转型、升级与发展。

第四，西部各省（区、市）要结合金融发展质量中存在的短板，有针对性地积极予以弥补。从前面的评价中可以看到，金融发展质量是对金融业发展状况的综合评判，不同省份在金融发展质量评价的五个维度上表现各异。因此，西部各省（区、市）要针对其制约金融发展质量提升的短板因素，积极予以弥补。比如四川、重庆、陕西等金融发展规模较大的省（区、市），金融业应该走兼顾外延发展与内涵发展，以内涵发展为侧重的发展道路，进一步提高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将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于实体经济，并提高金融业自身的运作效率；甘肃、贵州、青海、宁夏、云南等金融发展规模较小的省份，金融业应该兼顾内涵发展与外延发展，以外延发展为侧重的发展道路，通过金融业的规模扩张，提高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

第五，西部地区金融业应该在稳健发展的前提下，构建区内金融资源的有序流动，并扩大对外开放，以此提高金融效率。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不仅扩展了西部地区实体产业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为西部地区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提供了难得机遇。为此，西部地区各省（区、市）的金融业应该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中，通过加强对外开放，参与金融业的国际分工，同时加强区域内金融政策协调、金融机构合作、信息共享交流等以提高金融业效率，助力金融质量的提高。